

兵號小

著 夫 彦



發行 書店 舊 昭

小號兵 目 錄

一、俘虜.....	(一)
二、跑馬.....	(五)
三、號母.....	(八)
四、親兄弟也不過這樣.....	(一〇)
五、棒球場裏.....	(一二)
六、用不着打罵老百姓.....	(一四)
七、生字本.....	(一六)
八、想一想.....	(一八)
九、老革命.....	(二一)
十、被俘.....	(二三)
十一、獄中.....	(二六)
十二、小羊不見了.....	(三〇)
十三、逃走.....	(三二)
十四、我是八路軍.....	(三五)
十五、受了委屈.....	(三七)
十六、餓渴.....	(四一)

一、俘虜

一九四四年秋天，老日子新五軍來掃蕩，在林縣城駐了二十來天，根據地的民兵區隊八路軍，夜夜騷擾天天打，敵人沒辦法，那天退走了，八路軍帶着民兵跟屁股就追。在洪水附近，追上了敵人的尾巴，三五槍就把他打散了。像一羣小雞，被殺呱呱跑得滿山遍野。裏面有一個小孩子，攆着一把銅號，人小跑不動，跑一會歇一會，攆扎了兩陣子，再也跑不動了，坐在路邊的大石頭上，忽吃忽吃的喘氣，嘴裏直吐白沫。一個民兵跑上去喊道：「小雞種，再跑！看你跑上天去！」扯住胳膊和別的俘虜一塊帶回來了。

走了三十里，俘虜被帶到分區政治部，教工幹事就出來招呼，叫他們站起隊來報個數，這小孩子站在最後，聲音又乾又脆，教工幹事一看是個小鬼，圓圓的眼睛，烏黑黑的，滑溜滑溜的，便笑着說了聲：「小漢好！」

沒有問話，就叫到一個大屋裏歇息吃飯。飯一抬進屋，小孩子夾在俘虜羣裏，一邊坐在草鋪上吃飯，一邊計劃着怎樣應付八路軍的「審問」，互相用眼睛聽着話，用眼睛遞着話，他們在新五軍裏平常聽當官的說：「不管大人小孩，八路軍一捉住就活埋！」說是已經埋了好多人，有名有姓，可不知到底怎麼樣。

小孩子本來肚裏頂餓，這會可總是吃不下飯去，攆着飯碗，蹲在菜盆邊發呆，他在想：新五軍裏當的是號兵，一號兵，……軟號，打軟，打八路軍！——自己給自己在心裏定着脾

「還怕『活埋』。」

還有，他剛才報數時，那個八路軍不是用指頭一指，說了聲「小漢奸」？別看他笑着，說不定一會，哼！

小號兵越想越怕，決心一會要嚇唬八路軍，第一要說不是常號兵，是常勤務兵，第二要說才當了不多日，還是給人家拉去的。

「不對！腦子一轉，又覺着圓得不圓滿，勤務兵是伺候當官的哩，那也該幾頭，還有人家捉我那會，我不是還指着號嘛？還有，今天來這兒，不是還有兩三門二側的？最要緊的是二排的劉腦子，他又最愛說話，給我露了風怎辦？小號兵想到這，便趕忙爬在二排一等兵老劉耳朵上說了好多話。

老劉聽了他的話，笑了笑，小號兵說着事情辦妥了，又去悶着頭亂想，忽聽見一串笑聲，扭頭一看，見別的俘虜又說又笑，雖說心裏有事，可不像他那麼一直發慌，心想：「也許當兵的真不殺吧？」腦袋裏又轉兩轉，忽然眉頭一展，差一點脫出聲來：「要是實在瞞不過，我就說我能吹號，也許留着不殺。」

吃罷飯，剛才那個八路軍來了，捏着根本頭筆，揀着個書本子，沒有帶一個拿鞭子拿棍指槍的人，一進門就笑嘻嘻的問：「吃好了沒有？」小號兵跟着大家從草鋪上站起來，連聲說：「好了好了。」臉上掛着笑，生怕八路軍怪他強嫌飯不好，擺弄他。

敵工幹事在對面兩屋子裏放了個小桌子，兩個椅子，一個一個叫過來問話，先問了幾個壯年人，小號兵爬在炕上，用舌頭抵破窗紙，偷看對面屋裏的情況，他看見八路軍不但沒有用刑罰，連說話都頂和氣，有幾個談話回來的，也都高高興興的，只說：「沒

關係，沒關係，咱一個小兒怕啥？有啥吃啥，百事沒有！」

小號兵還是半信半疑，心裏十分紊亂，說實話哩？哄他哩？到底哄過哄不過？老劉也問過話了，小號兵一直看着他的臉色，他笑着說：「小團子，莫害怕，沒事。」

問過話的人又傳過來一個新問題：「人家問你如今願意幹啥？回家哩？在這幹哩？還是各人都想吧！」大部份都說：「咱就在這幹吧。」小號兵也有自己的主意。

一會，對面屋子喊道：「叫那個小孩過來！」小號兵心裏一跳，挺着胸膛走過去，一進門，「拍」的一腳一擡，恭恭正正敬了個禮，八路軍笑了，拍着他的肩膀，叫他坐在一邊。

「幾歲啦？」

「十二。」

「叫啥？」

「王小狗。」

「那幾個字？寫給我看！」

「我不識字！」

「那寫人？」

「保定！」

「家裏怎樣，能過嗎？」

小號兵一聲，心想八路軍是窮隊伍，他家正是窮人，便說：

「可窮哩，兩間土房子，種人家的地，嫗給賄東逼死了，從非裏撈上來，身子都泡爛了，連棺材都睡不上，爹也是餓死的，留下我一天兩頓糊塗都喝不上，前年新五軍抓兵，把我拉來啦！」說着就想哭了。

「當時當新五軍的？」

「才……才半年多！」

「半年多？你不是說前年？」

小號兵慌了，臉可繃得頂緊，黑眼睛一轉一轉的，邊想囁囁，八路軍却問起別的

「在裏頭幹啥？」

「咱是個小兵，給人家打雜的！」

八路軍故意把臉一沉，問道：「不是你還帶着把號嗎？這是誰的？」八路軍把小號兵的號拿出來了，不知是誰交他的，小號兵耳根都紅了，嘴裏不由得說道：「……我會吹號！」八路軍忽然哈哈大笑起來了，撫着小號兵的頭說：「小鬼，咱們這兒正缺號兵呢，已往的事不提了，就在咱這幹吧，當個小八路，打日本打漢奸！」握着小號兵的手，二直問道：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」小號兵還怕活埋，做出勉強的樣子說：「好！好！」

八路軍叫他回去休息，臨走給他說：「你剛才說的話一半是假的，你叫楊慶生，今年十四歲，兩年多的老號兵了，我說得對不對？」兩面房子的人都笑了，小號兵夾在院子裏，面對着院牆，也路路路地把頭埋在自己的胳膊彎裏了。

二、團部

隔了兩天，俘虜們有的回家了，有的參加了八路軍，小號兵被分配到團裏了。

團部駐在康村，這天黃昏，號母打着拍子，司號班正在操場上嘸嘸嘸的練號，忽見通訊員領着一個娃娃，皮帶上拴了把號，走進團部了，小貓說：「看見了沒有？又來了二把號！」墩子說：「管保是分到咱團裏來的。」大家一窩蜂擁到團長房門口，把門簾掀開個縫，見團長正在問來人的話，手裏還拿着一封信。團長瞥見號母在門外，叫道：「司號班長！」大家把號母推進屋子，團長把信交給號母，說道：「給，領回去吧，又多了一個小雀子，你們那一窩子更熱鬧了。」小號兵一走出屋子，大家就哈哈嘻嘻地圍住了，拉着手一塊走進司號班。

號母正要回班，團長說：「這是才從新五軍過來的一個小俘虜，你們要好好照顧他，教育他！」號母回到班裏，見大家正在問長問短，便說：「人家新同志走了好多路，還沒吃飯哩，快去打飯吧，一會再扯！」二非，三馬，迷糊都說：「我去我去！」都搶着去打飯打水。

這天吃的是饅饅炒白菜，端來滿滿一小盆子，小號兵走了二十多里路，餓得很，可以慚愧的吃了兩個饅饅。墩子說：「如今咱們生活好了，還有饅饅，你吃飽吧。」小號兵見大家都在跟前看着他，不好意思，只加了一個饅饅。

剛放下筷子，小貓拿起小號兵的號，一定要他吹吹，大家也說：「歡迎，歡迎！」

小號兵容氣了一種，拿起號吹了一個優絲號，聲音又響又高。大家連聲叫好。政治處參謀處好些同志正在院裏耍，聽了號聲都吃了一驚，都擁到司號班來看新號兵，小號兵又吹了個前進號，人人稱讚，都說：「號碼雖說跟咱八路軍不同，聲音可頂有勁，將來號碼一改，跟號母的號差不多！」

三非小貓三馬都要小號兵報告他的學號經驗，小號兵坐在炕邊上，一邊喝水，一邊擺出一幅老資格的神氣，慢慢地說：「我這號學數苦練了兩年多！」

當天晚上，號母另支了一個舖，叫小號兵睡在炕上，大家挪出了兩條毯子叫他蓋，打水叫他洗腳，照顧得很週到。小號兵疑心大，看見他們總是笑嘻嘻的，心上總覺着不舒服，夜裏躺在炕上一直睡不着，想道：「咱是叫人家捉過來的呀，爲啥對我這樣好？莫不是因下哄着我，叫我給他們吹吹號，將來，哼！……」越想越不對頭，打定主意：「還是躲空子跑吧！」幾天來他跑的急頭一直沒有斷過。

第二天，天不明，人家都起來練號去了，叫小號兵多睡一會，因爲他昨天走了路。九月的天氣，早晨有些冷，號母鼻尖都凍紅了，他拿着一身灰軍裝，從外面走進來說：「小楊，換上這身衣服吧，把這副漢奸帽扔了吧！」小號兵一見新衣裳心裏高興，但一點「漢奸」兩個字，心裏又重沉沉的。

大家都練號回來了。墩子、小貓一人送小號兵一件襯衣。小號兵換了衣裳見人就說：「你看，我練成八路軍了。」暗裏可只想抽空溜走，但是團裏正在整訓新兵，不是上課就是操，一天生活頂緊張。還有，無論幹啥，一羣小司號員總是和他在一塊，不斷給他指點着團裏的生活情形，小號兵也嘻嘻笑笑向別人問東問西，班裏打水掃地的事也

着幹，手脚頂勤，但心裏可總想着跑的事。

十一點鐘，下了操休息一點鐘，小號兵藉口說：『我去拉泡尿！』跑到團部後面跑荒園子裏，這裏有一棵大楊樹，小號兵想着看村子週圍的地形，哪個地方可以跑。他從小就會上樹，則溜刺溜就扒上了樹梢，四下一看，見村子兩邊都是山，只有東西兩條大路，他想：『大路上一定有站崗的！』夜個後晌，他從政治部來時，路上就碰見了兩回，一羣娃娃拿着紅鏢子問這問那，要是沒路條，就硬是拉着衣服不放你，從這兒跑到水冶鎮，不知要過多少村？要過多少路口？要碰見多少拿紅鏢子的？逮住了怎辦？要活埋了就糟！

小號兵正在樹上胡思亂想，忽聽村北面照照囑囑，抬頭一看，見大塢裏擠着一羣人，圍着一個土台子，台上綁着一個人，他想下去看一看，剛下到樹腰裏，聽得底下墩子囑道：『都去看，槍斃人哩！』小號兵下了樹和墩子三馬一齊跑到村外，只見人羣已經亂了，那個被綁的人推出了去了，有一個人在大聲講話，只聽到：『……』這個人老早就在漢奸隊伍裏幹事，這次又引敵人來掃蕩……話聲未落，遠處猛然『砰』的一聲，小號兵顧不得聽話，擠到人羣裏去看，見血漿裏躺着一個人，腦子跟羊腸子一樣，頭打得血糊糊的。

人羣慢慢散了，司號班的一夥子也都回去了，小號兵只推說：『叫我再看一會！』站在死人旁邊發起楞來了，他想起剛才台上那個人講的話來，想起自己有些地方跟這死人一樣，在漢奸隊伍裏幹過事。

小號兵心裏總有些害怕，總想着：『跑吧！……』

三、號母

一直好幾天，小號兵沒有跑的機會，也不敢跑。

整訓生活真緊張，摸黑起床，剛練號回來，臉沒有洗完，上課的哨子又響了，剛跑出課堂，開飯的哨子又響了，下午還得跟着連隊一塊出操，學習投彈和射擊，小號兵跟大家一起忙碌，因為肚裏有事，有時總不免露出一些不快活相，大家看見，都以為他是新來的，總是生活過不慣，對他說話的態度和生活上的照顧都十分注意，教他識字，教他做射擊動作，給他解釋問題，有時也買些小零食給他吃，本來都是小孩子，可是大家總是把小號兵叫『小楊！』一天能叫幾百遍，十分親熱，晚上擠在一個炕上吱吱喳喳的，團長真說得對：『活像一窩小雀子！』

號母也是一個大孩子，姓雷，人家都叫他，『雷孩』，他很了解孩子的心理，遊戲時他最能打跳，工作時誰再耍，他就板起臉說：『這是啥時候？』孩子們都很聽他的話。他對新來的楊慶生同志很關心，小號兵在新五軍裏染了一身疥，一直一年多好不了，號母那天看見了，就說：『你爲啥不早說？』馬上去找衛生員，弄了些膏子來貼，又在天天晚上睡覺以前，尋一些穀草來給小號兵烤疥，大火燎起來，小號兵脫得光溜溜的，站在火邊，直烤得身上不癢了，小號兵說一聲：『行了。』這才掃了草灰睡覺，小號兵心想：『我在新五軍裏，害了一年多疥，滿身流黃水，夜裏滾過來滾過去睡不着，誰問過我一聲？』

小號兵學的是漢奸隊伍的號，跟八路軍的不一樣，比方衝鋒號，新五軍是：「弟噠弟噠弟噠弟噠——」八路軍就是：「噠噠噠弟噠，噠噠弟噠，噠噠弟噠——」小號兵一時改不過來，可是練了好幾天，哪一早晨號母也沒有發過脾氣，總是手裏搖着號，耐心的說：「再來再來！」或是：「不着急，慢慢來！」小號兵見號母這麼和氣，努力把號吹好，臉都掙紅了，還沒吹對，號母又說：「不忙，換換氣再吹！」要在新五軍裏，早把耳巴子挨上了，那號母一說三橫，張口就罵人，不是：「你姐姐的皮！」就是：「入你個小舅子，笨豬！」一拳兩腳打得你喘不上氣來，還得站得端端的硬受！

小號兵慢慢疑惑起已往當官的說的話了。

雷孩最會「擺古」一到休息時間，大家就圍起來要號母說故事，什麼「打胖官」什麼「豬八戒招親」笑得你肚子疼，他可把臉繃得緊緊的一聲不笑，再拿手一比幌，眼一擠，頭一搖，直惹得大家笑出眼淚來。

這天晚上，息燈號還沒吹，大家要號母擺古，號母推不過，就擺了個「小人國」，小號兵一邊烤疥一邊聽，說完，大家都大笑了，小號兵笑得不夠勁，號母覺得小楊有些拘束，就說：「小楊，新五軍裏是不是也這樣擺古？」小號兵說：「哼，那號母！臉一天吊得丈二長，號兵在他面前就像老鼠見了貓！」三馬說：「咱這兒不叫號兵，叫「司號員」！在遊戲時候和司令員也敢耍！」墩子說：「小楊你那天怎的不快活？」小號兵忙說：「啥？」三馬說：「我見你那天從後面那個大樹上下來，看了一回槍蹺漢奸臉上一直不高興？」小號兵還沒說話，小貓心裏頂靈眼睛一骨碌說道：「小楊，不要怕，我也是從漢奸隊伍裏捉過來的，咱一個小娃娃知道啥？儘管放心吧，忘了那些當官們的

屁話吧！」小號兵看大家笑他胆小，低下頭害起羞來，號母機動的把話岔開：「小楊小楊！我看咱以後就把小楊叫小羊吧？」大家說：「對對對，就叫他小羊吧！」話一提頭，大家就拉扯起各人的「外號」來了。原來他們班裏七個人都有外號！三馬真名叫馮剛。二非是會嘉的小名，胡曉生長的矮，都叫他墩子，范鴻賓本叫范延福，因他是漢奸范鴻賓的老鄉。迷糊本姓王，說話總是慢秧秧的，不知誰給起了這個外號，小貓原名李長久，圓臉，一對眼睛頂大像個貓眼睛，號母指我雖沒固定的外號，連上的指導員們見了面也要叫個「娃娃頭」！

這天晚上，娃娃頭又給小羊解釋了一番，小貓也拿自己的事打比，和小羊談了一陣子，末了問道：「這下不怕了吧？」小羊說：「嗯，我這下可算明白了。」

四、親兄弟也不過這樣。

給小羊解釋了懷疑，大家還怕他過不慣八路軍的生活，發生別的思想，時時刻刻都在照顧他。

整訓期間，團部決定十天會一次餐，這天正該着會餐了，小羊問：「會餐是幹啥哩？」小貓說：「吃好哩。」一聽說吃好的，小羊趕忙往毛廁裏空了空肚子，把腰帶鬆了，向老鄉借了一雙長筷子準備大吃。

原來他在新五軍時，生活很苦，一天兩頓沒油缺鹽，因為吃不來飯，有時連黑豆都吃不上，今年春天，連着吃了好幾天油餅，每頓六兩，吃了肚子發燒，解手也不方便，

大家手脚活的人會在打仗催糧時候弄錢弄東西，到處混嘴，他自己沒有槍，也不敢搶人，就只有咬着牙受苦。

今天，小羊眼睛盯着日頭，老是那麼高！往日下了操只盼多休息一會，今天可盼着快吹開飯號，二非是號值班，小羊一直問：「快了吧？」二非說：「啥快了？」小羊把筷子一舉，二非笑了。

小羊在屋裏等得心焦，便去操場裏耍，開飯號忽然響了，大家到處喊「小羊！」小羊故意慢慢的從外面走回來，壓住心裏的歡喜，冷冷的說道：「又開飯了，成天光吃飯啦！」二非故意反問道：「快了吧？」小羊推二非一把就跑出門了。

大家到了飯堂，人已經擠滿了，菜還沒弄好，饅頭做得頂胖，像個小皮球，別人都等着吃菜，小羊先吃了兩個饅頭。

今天是四個碗，兩個湯，炸丸子，一端上來，小羊的眼睛也像個丸子，直在丸子上吃溜，人家一舉筷子，他先揀了個大的。

接着是紅肉、雞絲，總是小羊掃盤子，小羊用筷子夾着饅頭，在剩下的湯裏沾着，號母小貓都說：「少吃些吧，操心傷病！」小羊臉一紅，一抬筷子，才讓炊事員把空盤子拿走。

小羊一共吃了六個饅頭，不算吃的菜，喝的湯，後晌又喝了些冷風，夜裏肚子就疼起來了，半夜裏往毛廁裏跑了兩次，上吐下瀉，窩起糞來，號母忽然間聽得「堤垮堤垮」的聲音，不知誰拖着鞋從毛廁裏回來了，一問是小羊，便說：「怎的了？着涼了？」小羊只說：「嗯，嗯，沒啥沒啥！」

肚子漲了一夜，天明時才閉上眼，不知幾時吹了起床號，大家練號回來，都到炕邊來問：「怎麼？小羊是不是發燒？」小羊醒來一看，見大家都圍在炕邊，便把頭往被窩裏一縮，翻一個身，故意哼吟起來。

號母趕忙去請醫生，一會，醫生拿着體溫表來了，掀開小羊的被角，把玻璃管夾在他的胳膊窩裏，又把左手從被窩裏拉出來，替他診脈。

接着，政委也來了，一進門就說：「怎麼弄的，小羊病了？」伸手摸着小羊的額頭，扭頭對號母說：「你們要好好照顧新同志哩！」又叮囑小羊不要再着了涼，走出門時又說：「告訴廚房做病號飯！」

小羊在被窩裏想道：「就是親娘老子，親兄弟也不過這樣呵。」他不想跑了。

五、棒球場裏

小羊害了一場病，大家以爲他心裏總有些想不開的事，努力設法使他快活，小羊身上的疥也慢慢好了，一天跟着大家說說笑笑，也就一天的活潑起來了。

二非、迷糊、都是棒球能手，誰要跟他們打，那就只有輸的份！

小羊在新五軍從來沒有打過棒球，前天，小貓說：「來來，我教你！」一邊講一邊做樣子，小羊很靈醒，又看了別人打，兩天就學會了，接球準，跑的快，棒子也頂有勁。

旁人都說和小貓他們比起來不差啥。

這天下午，團長也來打棒球了，一進場子就喊：『有我一個！』場裏已站好了兩排，團長繞過一排要當二號，原來一排守壘，小貓喊道：『團長你不行，你不會接球！』迷糊在後排說：『團長接球有辦法，來我們這當一號吧！』團長說：『就是我這個人，隨你們安排吧！』到底給迷糊他們拉去了。

小羊站在攻壘排裏，看見團長來打球，又見大家這樣和他耍，覺着很新鮮，新五軍那團長可真像個活閻王，根本不到遊戲場裏來，小兵們一見他，老遠就避開了，八路軍可就是不同！

團長是個老幹部，湖南人，說話嗚哩嗚啦的，打仗時頂厲害，那個連長要是沒完成任务，他就把眼一瞪，說道：『疼（同）志，你是怎麼搞的？栽（責）任心那裏去了？』可是一到遊戲時候他就活潑得像個小娃娃。

小羊看見小貓三馬他們和團長打球，一點都不拘束，輪到自己了，旁邊的人喊道：『來吧，看小羊的棒子！』團長，只要你扔得正確，管保給你打住！』幾十個眼睛都望着小羊，小羊雖是第一次和團長打球，但總怕人家笑話，努力想做得自然些，手握着棒子笑着說：『團長，來吧！』但是，心裏老是發慌，手有些不聽指揮，團長連扔了兩個好球，小羊都沒有接住，旁邊的人都給小羊辯護，有的也說：『小羊今天是怎麼弄的！』小羊臉一紅，心裏一着急，看見最後一個球扔過來了，哼吃一棒子，球背着棒子直直的飛出去『碰』的一聲打在團長眼上，小羊窘起來了，心裏有些害怕，他聽人家說團長頂厲害，前天又見過他發過一次脾氣，可不知道這一下要闖什麼禍，趕忙跑到團長面

前立個形說：「團長，我錯了……」旁邊的人都哄哄的笑了。只見團長把球一丟，取手帕去擦眼睛，揉了半會，玩笑的說：「小鬼呀，你這一下可算把我打苦了。」

打罷球，小羊跟大家一起往回走，小貓拍着他的肩膀說：「那沒啥，八路軍裏就是這樣，遊戲時間和誰都能耍，你又不是故意打團長！」

六、用不着打罵老百姓

小羊這回可真犯了錯誤。

團部偏院裏住着兩家老鄉，房東是一個老太太，頂和氣，她原是一個貧苦人，八路軍來了後，好多受苦人都翻身了，她也前後置了四畝地，如今日子得過得去，她很感謝八路軍。軍隊要借東西，洗衣服，只要你有事求她，一定不叫你去跑。

九月天，柿子下來了，老太太沒有柿樹，鄰家給了幾個柿子晒在窗台上，那天，小羊悄悄拿去吃了，老太太聽見門外有響動，從窗櫺一望，見是司號班的人，沒吭聲。

老太太屋後面有個毛廁，旁邊是個小門，通司號班，前天老太太在毛廁坑邊發現了一堆熱氣騰騰的糞，使用鐵鉤剗了，第二天又發現了一堆，老太太又剗了，第三天老太太就留神了，到時候去毛廁一看，見小羊正蹲在坑邊上，正是那個偷柿子的，老太太說：「喇，你這娃娃，拉屎也不給坑裏拉……」小羊一邊繫褲帶，一邊說：「你喊！你喊！」老太太溫和的說：「倒不是俺故意喊，娃娃，你這可不對呀，你已經兩三回了！……」小羊怕人聽見，紅着臉，把聲音放得低低的，罵道：「你這老皮，真要上天了，你再